

中美關係論文集

梁敬錫著



中美關係論文集

梁敬鐔・著

71.12.0581

.64003.

中美關係論文集

著者

梁

敬

錚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
電話：七六〇一六—二三一七
郵撥：一〇〇五五九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一八〇元

自序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以歷年拙著中美關係論文輯印成帙，徵言于余，余重撫舊作，彌增新慨，中國何幸得富強、蓋世如北美合眾國者爲盟友，卒賴其力，完成抗日救國之盛業；中國又何不幸，遇一、二見事不明、爲德不卒之北美執政，於我比肩殺敵喘息方定之際，卽背棄裝備吾國部隊之諾言，變更輸運吾國復員之原議，甚至以物資之給予，爲干涉內政之迫脅，使我國家不數年間重淪於鬭爭板蕩之域，誰實爲之？孰令致之？吾書至此，眞欲擲筆三歎，憤恨難平也。

中美之交，以開羅會議爲分水嶺，此世人所共知也，開羅會議之後，有德黑蘭、魁北克、雅爾達諸會議，中國爲四大戰區統帥之一，乃不得在此諸會議中，位一席，出一籌，已屬萬分可詫，而雅爾達會議時中國之土地與權益，忽被列爲几上之俎肉，供列強宰割之對象，而中國尙茫

然無所知；操刀宰割之人，不爲敵人，而爲戰伴之蘇俄，同意宰割迫我接受之人，不屬於泛泛之朋交，而竟屬於平昔所最敬重之美國，嗟乎，天下不測不平之事，所在多有，而世情幻變，震駭怪異，至於此極，則爲歷史之所創見。

日本投降之日，蔣委員長以開羅會議，羅斯福有裝備中國軍隊九十師之約言，要求踐諾，杜魯門初疑無據，嗣經霍泊金證實，乃由國務院縮小裝備規模，別以海空武器充補，然協議方定，美方忽附以「援華美國武力不得用於內戰，亦不支持民主之政權」之條件。夫美國此項援助原只是踐償羅斯福久未履行之宿諾，其數量又大加減縮，中國懷念舊德，勉予接納，今乃無端忽將羅斯福無條件之援助，一變而爲有條件之要求，殊乖情理，我雖疲弱，猶是有主權之國家，接受外援之後，如何動用，應有自主之權，豈他邦所宜置喙；至於民主解釋，尤見棼淆，誰是已穀支持之標準，誰是有權鑑定之國家，都有辯難之餘地，故美國所附之條件，實藉辭干涉內政而已，既失國際法之根據，當爲眾論所不容。」

馬歇爾之來華也，卿專使之名，而未嘗以其任務咨商於我政府與外交部，殊爲失禮，蔣公於得到使館報章消息之後，尙以「馬歇爾到此何事」一再詢問於魏德邁，是爲我政府未接美國正式咨商之明證。美國對於國交，素重禮節，何以於此獨付闕如，杜魯門心目中未嘗有中國之地位可知，杜在談話中每對人言「中國只是地理之名詞，無近代國家之地位」。當時美國執政輕蔑我國，有如此者，寧不可慨！

馬歇爾之調處國共也，屢將政府軍事機密洩露於周恩來，國軍北運之數字，爲當時中共最關

切之目標，馬竟向周歷舉運送師旅之數目與地點，如數家珍，雖其目的，不過欲向周恩來送秋波，而其影響，卻不啻爲共產黨做情報。其他對周不應談不必談之事件，和盤托出，尤不一而足，例如魏德邁內定使華，本只是中美兩政府之事，與周恩來何干，而馬必與周談及，遂惹周恩來之異議，而魏德邁之任命，遂至中變。又馬何時準備結束使命，原亦與調處事項無干，而馬亦對周娓娓言之。其最重要者，又莫如對我停止援助，已有數月之告知，當時國軍前線，方日感軍械補充困難之壓迫，而馬於有意無意中，洩此秘密，遂使共軍求戰愈急，國府言和益艱，是馬氏在華之調處，無益於調處之本身，徒增加中共若干之聲勢與便利而已。

馬氏在華調處國共時間，雖逾一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來華，一九四七年一月返美），但其失敗之徵象，則來華四個月，卽已看出，馬氏使華報告書今已出版（作者已譯未印）美國人讀其書，雖每稱其公允，而以余所見，則受愚於周恩來者甚多，錯斷於自信者亦甚不少。姑舉一事而論，一九四六年三月，馬氏回美述職，其時東北蘇軍正議撤退，林彪、周保忠等利蘇軍之勾結，得日本軍械之授與，遂奪我四平街，陷我遼北省，而佔我之長春，破壞國共一月十日之停戰令，亦違反周馬間之諾約，使北平之調處執行總部，與東北之執行小組，皆無可措手。美方代表羅賓遜告倫白魯德等調查事實，僉認曲在中共，遂各專電馬歇爾，請其明揭中共以違反停戰令之咎；在美馬氏親友，亦勸馬乘機結束使命，不必返華，而馬不納，返華之後，竟寬責中共之違令進兵，而轉迫蔣公之停戰言和，自茲以後，國軍頹喪，共黨猖獗，蘇北稱兵，膠濟告警，延至七月，馬竟電請國務院制定對華軍火出口證之新辦法，禁運對我之武器軍火與彈藥，置蘇俄培養中

共之武力於不顧。翌年之後，中國國共戰況爲之改觀，中國經濟爲之崩壞。讀者應知當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馬與其國務卿在國務院初議對華政策之時，馬問國務卿「如不合作之咎，出自蔣介石，則吾美應作何種措置」，國務卿答「那我們將停止對蔣援助，圖以必要船隻，與中共洽商運日俘離華。」馬又問「如不合作之咎，出於中共，則吾美又當如何措置」，國務卿續答「那我們應全力支援蔣介石收復東北，並以經援復與中國之經濟。」今長春四平之役，違反停戰命令之咎，明明曲在中共，而馬竟違棄其與國務卿之約言，反停止援蔣之軍火，公正何在？其實國共奪權，實即美蘇之爭霸，國軍失敗之後，美軍撤退，韓戰續起，美國子弟死傷無算，馬氏禍華之罪咎，不旋踵即延及美國之自身，又大可嘆也！

尤可異者，杜魯門於聯合政府不受美國選民歡迎之時，忽告新聞記者，伊平生最厭共產黨，記者問，然則何以要中國國共組聯合政府？杜答：我不曾命馬歇爾作如此建議，馬歇爾亦斷不會作如此建議。記者返問馬歇爾於國務院，馬含糊答覆謂「中共現已稱兵作亂，國共應否建立聯合政府乃蔣委員長之事，無可奉告」而罷。夫中國必須改建國共聯合政府美國始肯援華，乃馬歇爾在華時，艾契遜與范宣德所議定之政策，經杜魯門之批准，今尙載於美國之外交文書中，而杜魯門竟否認之，馬歇爾亦諱言之，美國對華政策價值如何，美國總統外交言論價值又如何，吾願國人深思之。

大陸淪陷之後，政府遷臺，臺灣危殆，不絕如縷，美國曾百方設計以保臺灣之塊土，然久已無意以保國民政府之殘局。保衛國民政府之責任，惟在中國人之自身，韓戰期間，國民政府所受

之震撼，可驚可戒，余書中已有聲紋。今日臺局尙非可安高枕，但經濟因大力建設而繁榮，國民因飽經憂患而儆覺，尙有可以自立自強者在。居安思危，古訓所在，況今之安，實僅懷懷以圖存也，能無倍勉。

梁敬鐸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時年九十）

目錄

自序.....	(一)
中美關係起落之分水嶺.....	一
雅爾達秘密協定始末.....	一一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簽訂與其影響.....	三一
赫爾利調停國共之經過.....	五七
馬歇爾奉使來華.....	一〇七
抗戰勝利後的中美關係(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一四七
美國對華白皮書之經緯與反應.....	一七五

白皮書上面的幾點辨正·····	一八九
韓戰期間之中美關係·····	一九九
韓戰期中我國國際地位之震撼·····	二一七
韓戰爆發之謎與中共參加韓戰之秘密·····	二五九
美亞報告之分析與補充·····	二八一
美亞文件進一步的檢討·····	二九一
中國東北宜爲「日俄緩衝國」之謬議·····	二九九
卡特「中國牌」政策之歷史背景·····	三〇五
附錄	
臺灣關係法「人權」條款議訂之經過·····	三三五
關於美國臺灣關係法案·····	三四一

中美關係起落之分水嶺

羅斯福在開羅會議開幕歡迎詞中，曾言：此會乃歷史性之會議，亦即莫斯科四國會議之合理化，所獲取之果實，將不僅及於最近之將來，且將垂於此後之若干世代。羅氏此語，自開羅會議決議案言，誠無愧色。蓋決議案內關於中國失地之收回、朝鮮之獨立、日本國體之干涉、殖民地政策之不予支持，以及東西民族之必須平等，皆曾有宣示與了解，其影響於戰後若干世代，自無可疑也。然開羅會議之精神，所以未能經久保持者，殆別有其先天之原因存焉。會議目的，本在交換三國之政略與戰略，而會散之後，三國政略戰略，乖離如故，英疏蘇而美反帝，觀點已不相同，美親共而我疑蘇，美媚蘇而我防共，對象亦從未改變，其時美國有戰德、戰日、反帝之

國府檔案，開羅會議卷，頁B·X·F.R. Cairo, p. 310.

三種目標，中國則亦有抗日、反帝、防蘇，與制服中共之四條戰線。前兩戰線，雖猶能為美國所了解；後兩戰線，則始終未能為美國所體會。因是之故，美國媚蘇容共之舉措，在中國視之，不特太近天真，且必將招禍害，而中國防遏中共，疏離蘇俄之作風，自美國視之，亦不但自啟內爭，且亦將破壞公局。中美之間，既有此先天之罅隙，會場之上，又未能將此罅隙澈底修補，於是會終人散之時，即是此矛盾之日。

抑開羅會議中，政治家賣弄之手腕過多，同盟國開誠之胸襟過少。中蘇間之疑雲，應詳談而閃避，蘇聯對日之參戰，應通知而隱諱，而我國防遏遠東赤化之苦心與大業，亦竟未收說服盟邦之效果。羅斯福雖有願見中國統一強大之盛心，而未能予中國以澈底有效之扶持，有欲躋中國於平等地位之約諾，而未嘗予中國以真正平等之待遇，會議中所許我者，類皆戰後之利益，所靳我者，類皆戰時之需要，十億元貸款案，九十師裝備案，軍事幕僚長聯席會議參加案，南北緬水陸夾攻案，皆戰時所需要者也，而皆無一成就，四強地位，亞洲事務參加決定權，及臺澎東北失地之收復，皆戰後之利益也，而皆不費氣力而遂得之。夫戰後利益，固亦我國所重視，但若中國國民政府在贏得勝利以前，即已顛覆，則所許之戰後利益，豈非鏡花水月？

美國戰史嘗以開羅會議為抗戰期中中美關係起落之分水嶺²。此一斷認，雖殆不謬，但如一考其所以形成「分水嶺」之故，則似尙有其基本之因素，因素有三：一為美國對華軍事合作，自始即欠坦誠，二為美國對華長期政策，有欠審究，三為美國朝野，對於中共性質有欠了解。今先

² Stilt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49-82.

舉其第一點。

開羅會議召開之時，史達林對日參戰之口約，已早爲羅斯福所具知，邱吉爾定期出擊安得曼島之計劃，亦久爲羅斯福所深悉；此兩事皆有關於中國抗戰之大局，而羅斯福則不欲中國有所聞知，更不願以對日作戰之具體計劃及地點詳告中國。中太平洋被選爲攻日主要戰場之時，開羅會議尚未閉幕，而中國戰區統帥未與聞也，中印緬戰區降爲中太平洋戰場補助地之日，美方尚迫我遠征軍入緬作戰，則中國戰區統帥又未與聞也，裝備第二批卅師之案，雙方已有治定，中國方在推行，美方自行削減，而又未告我當局也。中國動用卅五萬之民工，墊付三百億法幣之美軍用費，趕建成都之B—29五座機場，而美軍部以馬林那島代替成都機場之決策，又未嘗一告中國也。蓋中國戰區自始即未受平等之待遇，對日戰略亦自始未與中國有事前之商榷。一九四二年四月，蔣委員長在爭取中國參加英美聯合參謀會議案內，曾以左列電文令宋子文向羅斯福提出，其言曰：

就最近審察，予深覺須向羅斯福坦白聲明，望羅斯福總統不致誤會，中國未能參加聯合幕僚長CCS會議與軍火分配委員會之待遇，是否與他國相同？請美國一加注意。……如果此兩組織不能容納中國之代表，則中國在此戰爭中，直一工具而已。……甘地告

。F.R. Cairo, p. 147. 赫爾利務國務卿莫斯科十一月二日電，又〔赫爾利回憶錄〕，頁一三一。

，羅斯福 Iowa 報十一月十九日 JCS 會議錄，F.R. Cairo, p. 260.

。F.R. Cairo, p. 257.

。F.R. Cairo, p. 172, 十一月二日羅斯福致委員長電。

予：英美對於東方民族，總未嘗平等相待，英美迄今不許中國參加CCS，即是一例……吾人在作戰中，所受之遭遇，已經如此，則戰後和平會議席上，又當如何？

宋子文於轉遞此電時，並附以下列之箋文，其詞曰：

蔣委員長深覺伊對於有關中國前途之戰略決定，竟至完全隔膜，例如遠東攻勢應否自澳洲入手，或應由緬甸開始，印度洋應採何種戰略？中印緬空軍運輸應如何處理？凡此皆係有關中國命運之決定，而蔣委員長則竟被置於旁觀者之列！

此電距開羅會議已十九個月，而CCS與軍火分配委員會，不許中國參加如故，此中梗阻，固在英國，然英國對我，嫉忌甚深，其梗阻實不足責，但如美國堅持中國參加，則補救並非無術（如中國請另設中美參謀首長會議等）。中國倘得參加戰略會議之機會，則南緬英海軍夾攻案之變化，中國便可在場自作辯論，初不待羅斯福之保證；即中太平洋攻日路線之選擇，中國亦可就抗日形勢，與美方軍事幕僚首長，作通盤之檢討，更何至受史迪威、馬歇爾之蠱惑，遽以停止軍援之高壓手段相欺凌。

就第二點言：一國對外政策，原應從久遠利益着眼，而開羅會議後，美軍部對我之措施，則概失於短近。中國獨立抗日，七載於茲，國力疲敝，在近期中或未必能為美國之臂助，但戰後中國在亞洲大陸及太平洋之安定力，則不應不為美國所爭取，開羅會議為中美友好關係正達巔峰之時，亦即美國對我最宜爭取長期利益之會，而美方乃反其道而行之，真可太息！美國務院遠東司

長項白克 (Hornback, Stabley K.) 爲主張對華政策應從長期利益着眼之專家，嘗於開羅會後一個月間，三度向國務卿力言其事，略曰：

中國在聯合國之地位現已提高，其將來對於列強之態度，應加重視，英蘇之間、美蘇之間，乃至美英之間，戰後外交上之緊張與磨擦，皆將不免，而中國則疑英畏蘇，獨對吾美十分信賴。故吾人應設法務使戰後之中美關係，仍如今日之親密。此一需要，今雖尚未明顯，但在英蘇外交對我緊張之時，其價值將甚重大；故凡一切足使中國減少對美信賴，轉倚蘇聯，或轉信日本（指亞洲人反對白人統治）之因素，均應預先加意防杜。近年吾美外交方面最大之成就，即爲糾合四大國家從事於戰時與戰後之工作，此成就亦曾耗費若干之人力與時間，應倍加珍惜。一切因短期之勝算，而碍及長期國家之利益，均爲不智。

項白克在中美關係尚未硬化之前，即已指出中美關係，不應因短期之勝算，而妨及美國之長期利益。不可謂非特識，但其時軍方高級幕僚之「蘇俄戰後地位」說帖，業在白宮內部發生魅

⁸ 第一次 Nov. 27, 1943, *F. R. 1943*, pp. 485-489. 第二次 Jan. 18, 1944, *F. R. 1944*, pp. 843-846. 第三次 Jan. 20, 1944, *F. R. 1944*, pp. 855-856.

⁹ 同上書頁，各說帖參考。

¹⁰ 蘇俄戰後地位說帖，原文見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748. 該說帖何人所擬，尚是一謎，但出自軍事高階之手，則霍泊金資料中已指明，參克錫參議員 *American Retreat from Victory*, p. 75. 則謂係馬歇爾所具呈。

力，重蘇輕華之軍略，業在CCS會議中顯占優勢，夫蘇聯對日參戰，縱令追求有成，究不過是短期之勝算；而蘇聯軍事勝利之後，政治勢力，岸然東趨，整個亞洲，是否將有赤化之危，則事關美國長期遠東利益，豈可不預爲籌度？且惟蘇聯在歐將有不可制之形勢，美國便益應在亞加倍努力支持一親美而強盛之中國，使其能爲美國在遠東方面，擔起平衡世局之任務也，強盛而民主之中國，固羅斯福所致力，而強盛而親美之中國，則爲羅斯福諸幕僚之所忽略，項白克之卓見在此，霍泊金、馬歇爾之無謀亦在此。

就第三點言：吾人早知中共爲國際共產黨之一分子，而當年美國官員與新聞記者，則多謂其爲農村改革者¹¹。吾人早知中共與蘇聯密有勾連，而當年美國在渝外交官吏，則偏謂其與蘇聯無關¹²。吾人今知「法西斯對民主」之口號，乃周恩來與范宣德合製之倒蔣策略，而當年之美國出版界，則頗爲此說張目¹³，吾人早認國共糾紛，是國際問題，而當年美政府則認爲係中國之內戰。第三國際「紅色波蘭紅色中國」之世界戰略，與史達林改採「積極攻擊蔣介石路線」之訓令，今雖已在美國會調查紀錄具有佐證，而當時美國則茫無感覺¹⁴，使用中共軍隊，與派遣延安軍事調查團之建議，皆出自史迪威之指揮部，與馬歇爾之支持；而史迪威、馬歇爾對共產黨則皆

¹¹ Kubeck,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 p. 292.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 Loyalty Investigation*, Part 2, p. 1679; Kubeck, *Ibid.*, p. 238, p. 368, N. 13.

¹² Owen Latimore, *The Situation in the Asia*, pp. 163-166.

¹³ F. R. 1943, pp. 193-199;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 570-572.

¹⁴ 見美國IPR調查紀錄。

全無認識¹⁵。開羅會議中，中美兩元首之交談，十之八九皆能一致，而獨對於中共之未嘗抗日，與國軍堵共之不得已，則未能得到羅斯福之同情¹⁶，是知美國當年對於戰後遠東赤化與中共反美之危機，皆缺適當之認識，而正惟因缺此認識之故，乃易爲國際共產黨滲透戰術所侵入。

三種基因之凝合，迸成中美關係之低潮，低潮形成之後，身充中國戰區參謀長之史迪威，至密製暗殺其戰區統帥之三種計劃，備美軍部或美當局之採用，則尤可駭。據史迪威自稱，伊出此舉，係奉其上官之命令；但其上官，係屬何人，則不特吾儕無從探測，即製此暗殺計劃之原經手人多恩將軍（Frank Dorn）亦難斷定¹⁷。多恩將軍爲史迪威之親信，且有戚誼，所言鑿鑿，自有可信。經此宣露，使人憶及美國情報機關策動南越軍人推翻吳廷琰政權加以殺害之陰謀¹⁸，不禁爲美國一切盟友同聲一嘆，抑且爲美國國際聲譽，致其無窮之惋惜也。

中國在開羅會議時，寇患最深，發言地位亦最弱。故蔣主席在赴會時所置意者，惟中國之國防，其自記曰：

予在重慶出發前，曾深切考慮中國國防之重點，認爲中國係大陸國，故其國防應以大陸

¹⁵ George N. Crocker, *Roosevelt's Road to Russia*, p. 191.

¹⁶ Elliott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 163.

¹⁷ 參看 *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 1942-44, The Full Story*, pp. 166-167. New York, 1972.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又 *General Frank Dorn, Walk 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New York, Thomas V. Dornell 1971), pp. 75-79.

¹⁸ *Pentagon Papers*.